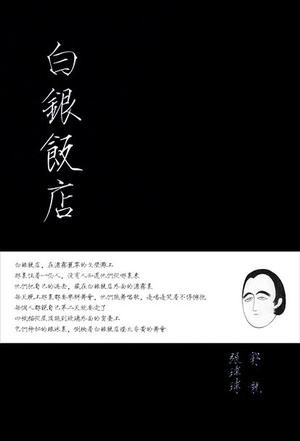
张玮玮 郭龙

唱片真东西做的很精。文字为手打...版权全部归原创作者所有。   
　　   
　　   
　　念初中时，我的一个同学假期去东北老家探亲，某天出门不幸遭遇流氓。   
　　他们拦住我同学问：搁哪来的？我同学回答：白银。   
　　他们冷笑：别整事啊，再问你一次，搁哪来的？   
　　我同学又回答：大哥，真是白银。   
　　他们给了我同学一记恶拳：白银，你还黄金的呢。   
　　   
　　他真是白银的，我也是白银的。白银是一座工业小城，在西北戈壁滩里的一片戈壁滩上。   
　　   
　　形容那里最贴切的语言来自一位国际友人。数年前的某天，她怀着对西部传奇土地的向往坐在开往白银的大巴上。望着外面无边的戈壁滩，国际友人陷入了沉默。良久，她回顾问我：你家是在月球上吗？   
　　   
　　那里是地球，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   
　　   
　　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

　　二   
　　   
　　   
　　白银饭店本来是供各路开拓者落脚的国营招待所，九十年代初被私人承包，修建后一举成为城中最好的宾馆。我们和它的关系源自它的一楼，那里曾经有个舞会。   
　　   
　　在众多娱乐方式还没有诞生的年代，率先亮起霓虹灯招牌的舞会，像通往新世界的入口一样挤满了年轻人。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成了孤独的人。   
　　   
　　每晚各厂矿的红男绿女们换掉工作服准时来到白银饭店，舞会中间的舞池像条河一样，把他们分隔在两岸。开场后小伙子们前赴后继地奔赴对岸，一手放在背后一手伸向心仪的姑娘，装作很得体的说一句：姑娘，给个面子吧！   
　　   
　　做出这个手势，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戈壁上长大的姑娘们不讲究温婉，每支这样伸出去的手，都要准备好面对冰冷的拒绝。因此很多人在舞池旁整夜徘徊，最终也没能把手从自己坚硬的自尊心里伸出去。   
　　   
　　每晚都在那里，却不惹红尘的人只有我们，舞台上的伴奏乐队。我们要做的是：当他们需要灯光看清舞伴时，给他们一首明亮的快曲子；当他们不需要灯光让别人看清自己和舞伴时，给他们一首缠绵的慢曲子。   
　　   
　　我们乐队的灵魂是台电子琴，这种来自日本的神奇机器有个叫“自动节奏”的功能，按一个键，吉他贝斯鼓就都有了。所以我们演奏乐曲的方式很简单：电子琴的自动节奏打底，大家用各自的乐器，把那些曲子的主旋律轮流奏出来就行。   
　　   
　　别人演奏时，其他人就在台上干站着等着轮到自己。没有谁会觉得这种方式很傻，每个人演奏时情绪都很饱满，把自己弄得如痴如醉。   
　　　　三   
　　   
　　   
　　越是寂寞的地方，音乐就越受欢迎。这是经过了这个星球所有沙漠戈壁居民共同认证的真理。所以白银饭店里不论在冷艳路线上走得多么坚决的姑娘，当我们乐队成员出现时，也多少会给出个温暖些的表情。台下的情种们更是主动地和我们接触，因为这样可以在某个时候打开方便之门。譬如，在演奏某曲前帮他们当众念出：   
　　某霞，某钢为你点播这首歌曲。他说昨晚我们去看电影，电影没你好看，你比电影精彩。   
　　   
　　在这个充满荷尔蒙的舞会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武力摩擦。附近的警察很快发现这里是个永不停息的麻烦之源，就在白银饭店门口设立了一个治安岗亭，每天派一位治安联防人员坐在里面，震慑着舞会里那些蒸腾的荷尔蒙们。可尽管有了这种震慑，荷尔蒙们之间的摩擦却从没有停止过。   
　　   
　　戈壁上长大的小伙子们，斗殴前通常没有太多对白，双方互致最质朴的恶言后立刻争分夺秒出手。每当斗殴发生，舞会的工作人员便会打开所有的灯，等着治安人员赶到。这些治安岗亭里的人被荷尔蒙们统称为“公家”，斗殴中吃亏的人宁可说自己撞到墙上了，也不会对他们出卖自己的对手。   
　　   
　　就像戈壁滩上突然刮过的狂风一样，荷尔蒙们之间的摩擦来去激烈而简短。大家稍作歇息后，又踩着两步开始跳舞了。而我们也在那里养出了处乱不惊的气质，不管台下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会停止手里正在演奏的曲子。   
　　   
　　数年后，我在电影院里看《泰坦尼克号》，当船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随船沉入大海时，我为我们伟大的职业素养流下了眼泪。   
　　　　四   
　　   
　　   
　　   
　　九十年代，刚成为一名舞厅伴奏乐队学徒的我，傻愣愣地站在台上等着自己的段落到来。屋顶老式彩灯打出的光圈在舞厅里旋转，所有人都在这些光圈里忽明忽暗。那个永不疲倦的主旋律还在循环着，慢慢地我就注意不到那个旋律了。时间变得缓慢无比，好像稍不留神大家就会和白银饭店一起，从这片戈壁滩上风化了。   
　　   
　　有一天舞会中场突然停电，我们的电子琴像块烫衣板一样趴在架子上没有了声响，荷尔蒙们躁动了起来。队长只好从后台取出一把破木吉他来救场，路边吉他手出身的他，终于摆脱了那台他也不是很能驾驭的日本机器。在几根蜡烛的光里，九十年代那些失魂落魄的港台情歌被他开闸放水般的唱了出来。   
　　   
　　身边蒸腾的荷尔蒙们出乎意料地平静了下来，他们放下手头的爱恨情仇，一首首地跟着队长合唱。那个惨兮兮的戈壁停电夜，白银饭店里面暗流涌动，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打动了每一个人。那些晚上还要穿过漆黑戈壁去上大夜班的荷尔蒙们，隐藏在心里的茫然和卑微被哀伤的歌曲牵引着，在黑暗中弥漫开来。   
　　   
　　舞会散场，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就坐在白银饭店门前的马路边上，喝酒弹吉他继续唱歌。当晚，正好赶上冶炼厂的大烟囱定期排放积聚的废烟。我们坐在路边，远处的浓烟像大雾一样朝我们笼罩过来。大家都有点醉了，看着四周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有个人喝多了，在浓烟里激动地走来走去。在他旁边，正坐在马路边上给一帮小屁孩讲宇宙飞碟史的青年，就是郭龙。   
　　　　五   
　　   
　　   
　　某位西方著名人士的墓志铭上写着：生命不论怎样度过，都是遗憾的。而革命电影“红岩”里小萝卜头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不论怎样度过，都是幸福的。   
　　   
　　十八年前，在西北戈壁滩上的白银饭店，两个青年开始了他们的音乐生涯。   
　　   
　　我和郭龙第一次见面时一九八九年的秋天。还有一周升中学的我，拿着家里人给的两毛五分钱去新华书店买三角板。途经一片沙枣树林，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黑背心的人，毫不留情地抢走了我的两毛五分钱。郭龙就是其中一个。   
　　   
　　中学开学，我在同校学生里发现了沙枣树林里的那几位。胆战心惊地过了一个学期后，我和郭龙成了朋友。   
　　   
　　我们都出生在一九七六年。那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举国悲恸之后的夏天，郭龙先我一步出生。之后朱德总司令去世，唐山大地震，毛主 席去世，神州大地在接踵而至的追悼会哀乐里乌云密布。我，出生了。因为多了这短短半年的胎教，使得日后不论何时何地，我的表情总会显得比郭龙苦那么一些。   
　　   
　　我们住在一墙相隔的两个工厂家属院里，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郭龙的父亲是工程师，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小时候他在墙那边躺在床上看科幻世界，我在墙这边对着五线谱数蝌蚪。   
　　   
　　白天，大人都在工厂里面，整个白银安静得像座空城。工厂喇叭里定时响起的号声从远处传过来，那声音如同宗教一样召唤着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工厂就是世界的中心。迷宫一般的大小车间里面，庞大的机器喘着节奏均匀的粗气，下白班的人们和上夜班的人们在路口交错而过。那里的一切都平静地重复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五线谱上的蝌蚪和科幻世界里的飞碟，只属于外面那个世界。我们曾经走到那片戈壁滩上向外张望，无边的荒野上风吹着野草，几只蜥蜴飞快闪过，那里什么都没有。   
　　　　六   
　　   
　　   
　　   
　　我和郭龙认识以后，迅速结伴成为了问题学生。我们经常一起旷课，在郭龙他们厂家属院的凉亭里度过整个下午。我们在那个凉亭里学会了抽烟，很当真的结拜过兄弟。我们说着漫无边际的玩笑，一直等到学校放学，才混在同学的队伍里面回家。   
　　   
　　也是在那个凉亭，我们认识了一位在监狱里苦练过三年吉他的人，他就是白银饭店弹电子琴的那位队长。队长曾是小城里的传奇人物，带着系红纱巾的军裤，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呼啸而过。八十年代初那场著名的“严打”开始后，他被政府送到监狱里住了几年。在那里他学会了吉他，从此苦练指法，走上了音乐之路。   
　　   
　　他会唱很多监狱里的牢歌。那些歌的歌词都很长，唱起来远远的，很伤感。他说那些歌都是西北传唱了很多年的老歌，在监狱寂寞的夜里，大家都要唱着那些歌才能睡着。无数烟酒嗓子合唱出的歌声，从一扇扇铁窗里传出来，在空荡荡的院子里飘荡。这个场景，让我身上从小被父亲用竹棍逼出来的音乐细胞，彻底变异了。   
　　   
　　从那时起，音乐成了我们最热衷的事情。我们拜队长为师父，成天端茶递烟地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一路跟进了白银饭店。   
　　   
　　当我们开始在家属院凉亭里抱起吉他的时候，新的时代也降临在这座小城。它快得像台碎纸机，转眼就把戈壁滩上的那幅社会主义蓝图报废了。发廊音像店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每条街道上，来自外面那个世界的声音逐渐笼罩全城，它淹没了工厂喇叭里的号声，也吵醒了小城白银做了几十年的集体梦。   
　　   
　　戈壁上的风夹着沙粒打在每家每户的窗户上，父辈开拓者们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变化中彻夜难眠。而我们却在窗外的大街上唱着新鲜的歌，从他们设计的轨道里脱缰而去。   
　　   
　　白银饭店就屹立在那个交替的缝隙里，我们在那些忽明忽暗的光圈里面旋转着。家人认为我们在那里无非就是虚度时光，可她们没想到我们竟然从那里越走越远，一直走出了她们的视线。   
　　   
　　在那个惨兮兮的戈壁停电夜，我们坐在白银饭店门口的马路边上，弹着吉他喝酒唱歌。像是从上辈子那么远的地方喷出来的最后一口浓烟，大雾一样朝我们笼罩而来。大家都有点醉了，看着四周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有个人喝醉了，不停地对别人说他要走了，要永远离开白银了。大家很冷淡地任由他掏心挖肺告别，因为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个人每次喝醉都要和大家玩这个生离死别的游戏，谁都知道明天醒来他仍然还在，哪儿也不会去。   
　　   
　　那个人就是我。如同前年冬天我就告诉别人这张专辑隔月就要出版一样，本性确实难移。可这张专辑终究会出版，我们也终究会离开白银。   
　　   
　　九十年代末，北京成了又一个黄金世界，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骑着单车坐着公交不停地忙活，直到把那座古老的城市忙的灯火通明，车水马龙。   
　　   
　　当年怀着各自理想闯进首都的青年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他们。   
　　　　七   
　　   
　　   
　　   
　　二零零九年，我和郭龙住在东直门一桥相隔的两个小区里。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后，我们终于开始着手做这张专辑。平时除了排练，郭龙在桥那边给他的四只猫拉手风琴，我在桥这边抱着吉他写这些歌。   
　　   
　　我把写好的旋律录下来，一遍遍地循环播放，然后就在那个永不疲倦的旋律里坐着，等着歌词自己长出来。慢慢地我就注意不到那个旋律了，时间变得缓慢无比，好像稍不留神我就会和我的房间一起，从这个城市里消失掉。   
　　   
　　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家里的情景。那时候每周二的下午学校都会放假，家人午休过后，就把我锁在屋子里上班去了。整个下午，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灰尘在阳光里飘来飘去，工厂喇叭里的号声正从远处飘过来。我就那么在房间里坐着，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两个卖菜的大妈坐在窗外的树荫下面，等着人们从工厂下班。一个大妈说：今年的洋芋特别沙，撒上些白糖，就是苹果的味道。   
　　   
　　是啊，那年的洋芋特别的沙。就像那年的我们一样，坐在命运给我们的故事里，看着幕布缓缓拉开。当列车驶过戈壁滩上的戈壁滩，当我们背着乐器走在异乡的路上，多希望自己有个温润封面的过往，可我们只有这个故事可讲。   
　　   
　　当年父辈开拓者来到白银，把青春埋葬在那片戈壁滩上。小城白银掏空自己完成了使命，最后只剩下城中那个残破的纪念碑。白银饭店里的那些红蓝绿女，如今也被戈壁滩上的大风吹得黯然失色。她们沉默地路过那个纪念碑，纪念碑上两个意气奋发的青年正举起一块巨大的矿石。   
　　   
　　   
　　当我想起那片荒凉的戈壁，我就写：   
　　向左向右 风筝和飞鸟   
　　站在荒野上面看天色变暗   
　　你让我猜 猜中会有奖   
　　奖我的手表上面时针倒转   
　　   
　　当我想起冶炼厂烟囱里的浓烟，我就写：   
　　黑夜白天 迷雾已笼罩   
　　那座名叫白银饭店的孤岛   
　　此刻我在 在那里奔跑   
　　奔跑在那片深远未知的蓝   
　　   
　　   
　　2012年3月 上海   
　　   
　　-完-

专辑中文名：《白银饭店》

歌手：张玮玮、郭龙  
音乐风格：民谣  
发行时间：2012年05月26日  
语言：普通话  
ISBN：9787798617580  
  
  
专辑简介：  
 “这张专辑里的歌，大部份写于07至09年。那期间我从北京永安里搬家到了东直门。2010年9月，为了可以更踏实的录音，我又从东直门搬到了这张专辑的录音棚所在地，北京青年路。  
2011年4月26日，这张专辑结束前期录音。秋天万晓利又为这张专辑工作了近五十天，结束它的后期混音。  
 五年过去了，我也从北京搬到了南方。时过境迁，当我听着这些歌的时候，我明白了它的意义：它记录了我生命中的一部份。  
 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我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如今我迫不及待地想拿出这张专辑，因为这样我才能和它告别。下一步，山长水远。”  
——张玮玮

专辑曲目：

1.雾都孤儿  
2.白银饭店  
3.秀水街  
4.庙会  
5.水手  
6.两个兄弟  
7.永安里  
8.米店  
9.小路  
10.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11.一个人  
  
　1.雾都孤儿   
　　   
　　向左向右，风筝和飞鸟   
　　站在荒野上面看天色变暗   
　　你让我猜   
　　猜中会有奖   
　　奖我的手表上面时针倒转   
　　   
　　六片九片，毒药和青草   
　　坐在悬崖上面等时候来到   
　　你让我看   
　　看下面是海   
　　海上的船都挂着白色的帆   
　　   
　　正面反面，硬币往下掉   
　　停在半空中的使者对着我笑   
　　你让我听   
　　听远处号角   
　　远处的号角什麼时候转调   
　　   
　　黑夜白天，迷雾已笼罩   
　　那座名叫白银饭店的孤岛   
　　此刻我在   
　　在那裏奔跑   
　　奔跑在那片深远未知的蓝   
　　   
　　   
　　2.白银饭店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   
　　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可是你的愁云萧森   
　　我们迷失在白银饭店   
　　   
　　最温暖的那个晚上   
　　我们为你朝南而去   
　　可是你的暮色苍茫   
　　我们搁浅在白银饭店   
　　   
　　最爱你的那些人们   
　　来到你的阳台下面   
　　他们手中拿着石头   
　　用它恨你也用它爱你   
　　   
　　最恨你的那些人们   
　　来到你的阳台下面   
　　他们手中拿着鲜花   
　　用它爱你也用它恨你   
　　   
　　袜子眼镜，帽子和口罩   
　　四祗在白银饭店靠郭龙养活的猫   
　　他们在屋顶，屋顶上很高   
　　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   
　　   
　　   
　　3.秀水街   
　　   
　　太阳出来，星星要走   
　　昨天过去，明天会来   
　　   
　　腊月裏的新衣服   
　　房间裏的旧影子   
　　还有什麼事，等着我们忘记   
　　   
　　我的前程未知   
　　你的美丽还在高处   
　　送我寒冷无数   
　　挂满无枣枣树   
　　   
　　秀水街上，天空晴朗   
　　来往的人们，流着幸福的眼泪   
　　   
　　就到这儿吧，你是崭新的贵人   
　　就到这儿吧，又一个黄金世界   
　　   
　　   
　　4.庙会   
　　   
　　我爱你，我爱你   
　　你这个感冒的小春天   
　　当我甜滋滋地服完这一周的果导片   
　　一只瘦驴听着这悠扬的转调   
　　   
　　你坐在我身旁   
　　我站在你身旁   
　　看着牛羊，走错方向   
　　   
　　一个长得像你的姑娘   
　　笑得死去活来   
　　   
　　   
　　5.水手   
　　   
　　我是码头上   
　　来的最早的水手   
　　要把明天   
　　迁徙到下一个港湾   
　　   
　　我每天都在这裏   
　　像露珠在清晨   
　　你说你看不到   
　　是你起得太晚   
　　   
　　我披上时光的外套   
　　像模仿水的沙子   
　　我看见被玷污的世界   
　　在远处漂浮   
　　   
　　   
　　6.两个兄弟   
　　   
　　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坐在星期一的硬座车厢裏   
　　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   
　　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裏开出来   
　　   
　　弟弟说，哥哥你看   
　　我们像不像断了线的风筝   
　　   
　　看那一道即将熄灭的光   
　　照在白银饭店二楼拐角的房间裏   
　　在你心驰荡漾激动的年代   
　　高声唱歌的人不是我们   
　　   
　　弟弟说，哥哥你看   
　　我们像不像断了线的风筝   
　　   
　　   
　　7.永安里  
　　   
　　姑娘你怎麼那麼乖顺   
　　不问昨天也不提明天   
　　你祗用你的眼睛尖叫   
　　天堂就倒映其中   
　　   
　　野草，黄昏   
　　我们像一对安详的古董   
　　   
　　可是你不知道那瓦片和胡杨   
　　是街心鼓楼的同谋

可是你不知道离你最近的不是我   
　　是忧伤哭泣的飞灰   
　　   
　　明天之前让我为你   
　　为你唱一首歌   
　　明天之前我要爱你   
　　比昨天更爱你   
　　   
　　   
　　8.米店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   
　　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   
　　在寻找你自己的香   
　　   
　　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   
　　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   
　　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   
　　时光就变成了烟   
　　   
　　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   
　　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   
　　我会洗乾净头发爬上桅杆   
　　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9.小路   
　　   
　　小路穿过清晨河边的薄雾走了   
　　石兽站在夜晚过去的桥头沉默   
　　   
　　清风是空的   
　　露珠是圆的   
　　树叶是崭新的   
　　举目之处有千般美妙   
　　   
　　宝贝   
　　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的梦   
　　在梦裏我和很多人围着火焰唱着疯狂的歌   
　　这个梦很长也很乱   
　　像我的过往一样   
　　我知道最后祗有你会原谅我   
　　因为你不是他们   
　　我们乘船而去，我们乘船而去   
　　我会在远处用望远镜望着你们   
　　   
　　   
　　10.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你是沿江而来沉默的革命杀手   
　　我是阁楼裏面失败的三流演员   
　　你要向东方去干掉某个人的明天   
　　我要换一个名字我要去南方   
　　   
　　收音机裏的女人有甜蜜的声音   
　　说着梦中荒野上吹过的风   
　　我们都有着各自的罪啊   
　　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   
　　   
　　蓝色的帽子是赶路匆忙的早晨   
　　灰色的帽子是荒唐懦弱的夜晚   
　　谁在日夜交替的缝隙裏面打牌   
　　我们随他的运气落在地上   
　　   
　　记得你曾经有过温暖的过去   
　　我坐在阳光下面的理发店   
　　此刻我们正在遥远的故事裏奔跑   
　　背后黑色的幕布向我们扑过来   
　　   
　　   
　　11.一个人   
　　   
　　一个人   
　　就这麼一个人   
　　一夜又一夜走在路上   
　　   
　　我把最快的那部份写信寄给你   
　　你有了新的吃穿你可以忘了他   
　　   
　　当对岸灯火昏黄的小酒馆打烊时   
　　喜马拉雅山南麓丛林裏千百万片树叶缓缓滑落   
　　你熟悉他们的每道伤口   
　　   
　　从明天起雨季来临   
　　一天又一天没有太阳   
　　   
　　-------   
　　注：   
　　   
　　庙会 作词 左小祖咒   
　　永安裏 作词 王原   
　　   
　　其他歌曲 作词 张玮玮郭龙